



非裔種族 唱出音樂尊嚴

2015-11-10 記者 謝萱穎 文

美國的種族問題最早追溯至十七世紀，美國南部為發展棉花等產業需要大量勞動力而引進非洲黑人。「黑奴」雖然在一八六三年林肯總統的解放宣言中重獲新生，黑人不必受到奴隸身分的囚籠，恢復自由身。但一八九六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再度對黑人採「隔離但平等」政策，無疑又是對黑人身分的再次糟蹋。

空有「平等」名號的非裔種族，由於教育程度較低，無法在經濟上獨立，需要投靠強勢的白人種族。非裔民族的泣聲沒有消失，痛苦依然蔓延在美國國土上。但在奴隸的背景之後，非裔美國人在受壓迫苦悶的生活中孕育出成熟的「藍調」(Blues)。藍調影響深遠，舉凡靈魂樂(Soul)、爵士樂(Jazz)、節奏布魯斯(R&B)、搖滾樂、鄉村音樂等等，都摻有藍調的身影，黑人音樂在樂壇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。

黑色激勵 歌聲呼應現實

一九五五年開始，黑人對己身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已經忍無可忍，發起著名的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，這場運動持續將近十多年，其中不乏民權領袖、學生、歌手的積極參與。例如自由歌手(The freedom singers)在一九六〇年代由來自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(Student Nonviolence Coordinating Committee, 簡稱SNCC)的大學生組成，其中團員蓓妮絲·強森·雷根(Bernice Johnson Reagon)曾說：「我們是用歌聲傳遞的報紙。」表達團體對民權運動的重視。

當時自由歌手演唱最具代表性的〈We Shall Overcome〉改編自地方的讚美歌，鼓勵每一位參與這場艱困運動的人們，最終克服所有困難。歌曲前半段以唱和形式(call and response)高唱「We are not afraid」展現即使在卑微中生存依然強韌、無畏的黑人靈魂。

自由歌手於二〇〇七年重新演唱〈We shall overcome〉。(影片來源/YouTube)

一九六五年，印象合唱團(The Impressions)發行《People get ready》專輯，同名歌曲〈People get ready〉優雅的爵士曲調，但歌詞意境卻完整呈現黑人勇於面對困境的精神。「There ain't no room for the hopeless sinner」表達即使背負著加諸的罪，這片國土永遠有屬於他們的地方。歌曲號召大眾爭取自己的權利，對民權自由的渴望一覽無遺。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市場一隅 刻劃人情記憶
- 生命吐納間 挑戰巍峨之巔
- 不流於俗的陽剛聲線
- 苦海難渡 移工回家路迢迢
- 非裔種族 唱出音樂尊嚴

總編輯的話 / 曾煥富



本期為二二六期，共三十一篇稿件，其中以照片故事及心情故事居多。本期側欄廣告以NBA二〇一五到二〇一六賽季為題，將最清楚的比賽資訊呈現給大家。

本期頭題王 / 趙廣絮



喜歡籃球可是無法成為灌籃高手，熱愛音樂卻又當不成偶像歌手，最後只好老老实實做一個喀報寫手。

本期疾速王 / 蔡家寧



我是蔡家寧，每個人都叫我參參，我喜歡觀察身邊的微小事，對於人與人的相處社交上的互動更是有很大的興趣，除了學生的身分以外，也有接案舞者的工作，希望能用更活潑的筆調紀錄我所看到的一切

本期熱門排行



我的超人媽媽
許人文 / 心情故事



當音樂產業走入數位時代
趙廣絮 / 文化現象



不流於俗的陽剛聲線
吳和謙 / 樂評



我的親情 我的愛情 我
吳偉立 / 心情故事



黎明之前 新竹深夜食堂
林儒均 / 照片故事

印象合唱團以溫柔嗓音唱出〈People get ready〉對種族平等的希望。(影片來源/YouTube)

有「靈魂樂女祭司」之稱的妮娜·西蒙(Nina Simone)踏進歌壇以來,便以她渾厚有力的嗓音為黑人民權發聲。在一九六七年演唱著名的〈Backlash Blues〉,以「Mr. Backlash」隱喻當時的美國政府以及歧視非裔美國人的白人種族,歌詞中「You raise my taxes freeze my wages send my son to Vietnam」、「When I try to find a job to earn a little cash all you got to offer is a white backlash」提到無辜的黑人遭到殺害、越戰被迫奔赴沙場的黑人同胞以及工作的不平等待遇。妮娜·西蒙以中性且充滿靈魂的嗓音直指白人政策的無情殘酷,最後一段「You're the one will have the blues not me wait and see」更直接表達非裔美國人強烈、激進的反抗心態。直至一九六八年,美國政府終於廢止這項長大一世紀之久,殘酷的種族隔離政策。

妮娜·西蒙演唱〈Backlash Blues〉,表達黑人面臨的不平等待遇。(影片來源/YouTube)

後種族夢碎 音樂喚自決

二〇〇九年,巴拉克·歐巴馬(Barack Obama)當選首任非裔的美國總統,當時全國歡聲雷動,認為美國已經抽離百年來的種族歧視問題。但截至二〇一五年,黑人遭到殺害的事件頻傳,二〇一四轟動全國的佛格森(Ferguson)槍擊案更是打破所謂「後種族主義」已然到來的美夢。在槍擊案滿一週年時,群眾發起紀念口號「黑人生命也重要」,呼籲正視持續延燒的種族問題。歐巴馬在一場電台訪問中面對種族主義也坦承:「美國還沒走出種族歧視。」

美國的種族歧視沒有消失,而紀錄這些哀傷事實的歌聲仍然存在,音樂深刻地反應殘酷的現實。二〇一四年,美國R&B歌手迪·安格羅(D'Angelo)發行《黑色彌賽亞》(Black Messiah),專輯名稱一推出,便遭到許多人質疑名稱的宗教意味。但迪·安格羅強調黑色彌賽亞與宗教無關,它指的不是一位救世主,而是集結為不平等權利大聲疾呼的所有人,每一位都是這個世界的精神領導者。

其中〈The Charade〉以輕快的曲調應和迪·安格羅饒富迷幻靈魂的嗓音唱出「All we wanted was a chance to talk 'Stead we only got outlined in chalk」,雖然種族的議題沉重,但迪·安格羅利用豐富且奔放的R&B旋律,讓沉痛的議題多了音樂上的可塑空間。黑人的種族議題從二十世紀延燒至今,走過幾千里前往自由的漫漫長路的人們只想表達:卸下外層裝飾的顏色,我們沒有不一樣。

迪·安格羅的〈The Charade〉表達非裔種族對平等的渴望。(影片來源/YouTube)

史實音樂 高唱光榮歷史

一九六五年，距今已半載。當時的美國總統詹森發佈保障非裔美國人投票權的法案，背後經歷三次的塞爾瑪遊行。第一次的塞爾瑪遊行由詹姆斯·比佛（James Bevel）發起，卻在橋上遭到警方的暴力鎮壓，死傷多人，「血腥星期日」（Bloody Sunday）那天的傷痕，殘留至今。直至第三次，遊行的隊伍才成功走完長達16公里的遊行路線。

歷史性的一年在二〇一四年被重新記錄，躍上螢幕，【築夢大道】（Selma）在上映第一週獲得一千二百萬的票房佳績。主題曲〈光榮〉（Glory），約翰·傳奇（John Legend）唱出非裔美國人的希望與慷慨激昂，不斷重複且越趨高亢的「Glory」強調對這段歷史的光榮與驕傲。饒舌歌手凡夫俗子（Common）則以饒舌鏗鏘有力地道出黑人歷史。渾厚宏亮的歌聲搭配精準的饒舌節奏，細膩卻具震撼性地描繪出由無數犧牲與堅毅換來的無上光榮。「One day when the glory comes It will be ours」、「Sins that go against our skin become blessings」，歌詞依舊正面地激勵黑人種族，這些歷史有天會帶領他們走向最後的勝利榮耀。

[〈Glory〉成功演繹歷史迎來的光榮勝利。](#)（影片來源/YouTube）

今昔未變 包裝的歧視

美國根深蒂固的種族意識，並沒有因為歐巴馬總統的當選而消失。過去歧視的現象持續至二十一世紀，不過是披上偽善的外皮，人人都否認歧視，卻無形地實施這項酷刑，包裝系統性的歧視。

二〇一五年五月，紀錄片【南境之祭】（Southern Rites）播出，紀錄在二〇〇九年美國喬治亞州的高中舞會。當時喬治亞州的舞會仍然實施種族隔離，並且直至二〇一四才終止不合理的制度。執行製作人約翰·傳奇說道：「現在說後種族時代還太早了，歐巴馬的當選並不能解決種族的所有問題……我深受許多偉大的黑人民權藝術者影響，黑人人權需要更多尊重。」

紀錄片主題曲〈We still believe〉，約翰·傳奇一改在〈光榮〉曲中激昂的聲線，溫柔地唱出黑人的堅毅不屈。如同一再重複的歌詞「We're standing right where we're supposed to be We still believe」，歷史上，每一位對抗不平等制度，甚至犧牲的民權鬥士，他們的奉獻並沒有白費。至今背負眼光的種族仍堅信，堅信在黑暗中抬頭會有希望的曙光。



死亡與提心吊膽的我

死亡對於我的影響，佔了我人生的大部分。

苦海難渡 移工回家路迢迢

社運工作者顧玉玲在《回家》中，跟隨越南移工返鄉，講述他們離台後的故事。



▲TOP